

## 《醉》

中文系三年級

李琦霖

皓月當空，尖沙咀碼頭的上空卻尋不著群星的璀璨，花樹銀花不夜天，只見對岸此起彼落的燈火正展現她們最華麗的舞步。人來人往卻沒有誰駐足，然後抬頭細賞這舞會。只有我和黑夜之間的沉默化作最遼亮的掌聲，響徹整片夜空。

「啣」腳下清脆的一聲劃破了寧靜，我的思緒從夜幕急速跌蕩在一地碎片。嘉士伯的酒樽大抵是醉了，才會在昏亂之間摔倒，輕輕的散落一地。漆黑之中玻璃閃出一點點、一點點光，就像迷失於荒野之中仍竭力燃燒的火柴，卑微卻堅忍地亮起迷途者的希望。可惜，只要是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卻吹滅了光，吹滅了我們懷裡抱緊的醉。

靜靜地坐著，視野停留在那不夜天，口裡呷著與生命不搭配的苦，此情此景，腦海裡不由得想起往日枕典席文的日子裡常抄寫的一首詩：

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；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  
月既不解飲，影徒隨我身；暫伴月將影，行樂須及春。  
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亂；醒時同交歡，醉後各分散。  
永結無情遊，相期邈雲漢。

那是李白的《月下獨酌》。李白滿腹詩書卻懷才不遇，洶湧的情通通寫進了詩，可是他的孤獨大抵只有天上的繁星和足下永遠的影子才能明白。古來聖賢皆寂寞，幸有良晨美景卻苦無知音人，這般愁緒大抵連奔騰的歷史洪流亦無法洗刷吧。注視著酒樽裡冒升的泡沫，腦袋裡清晰地感謝自己的小平凡，平凡讓我更珍視生活裡面每點色彩。

黑夜快將告別昨天的我們，地上又多了三三兩兩的空瓶。我卻始終沒有醉倒，腦海中想著的還是那首《月下獨酌》，想著自己的小平凡，然後讓風帶走了我那點醉。